澳洲編舞家十年後再與「港芭」合作

維亞讓《杜蘭朵》情節更緊湊

▲舞者葉飛飛（右，飾杜蘭朵）與李嘉博（飾卡拉富王子）在排練中 本報攝

▶維亞為《杜蘭朵》設計了大量托舉和拋接動作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澳洲編舞家娜泰莉・維亞（Natalie Weir）擔任Expressions舞團藝術總監已四年，常與舞者一起「玩」些「很現代」的作品，譬如芭蕾混搭爵士，又或以一齣舞作講三重時空的愛情。今次她來港與香港芭蕾舞團合作，再演《杜蘭朵》，依舊「很現代」。

舞作《杜蘭朵》依普契尼同名歌劇改編，講的是中國公主杜蘭朵與波斯王子卡拉富和女僕柳兒三人間的愛情糾葛。杜蘭朵內心冰冷，迴避愛情，說愛她的男人欲娶她，必先答出三個謎題。求婚男子都解不開她的謎，全被處決，直至卡拉富流亡歸來，對杜蘭朵一見傾心。

為港芭「度身訂造」

「這是一個童話，很美，相愛的人最終在一起。」維亞說。

但《杜蘭朵》絕非開心笑鬧的童話，其中有背叛有犧牲，人性中自私貪欲種種與向善向美力量的拉扯貫穿始終。

「普契尼的音樂情感飽滿，我喜歡其中的張力。」這是維亞十年後，再與「港芭」合作《杜蘭朵》的原因。

二〇〇三年，維亞爲香港芭蕾舞團「度身訂造」《杜蘭朵》，覺得亞洲特別是中國的舞者，聽普契尼借中國民謠《茉莉花》譜的曲段，跳中國故事，應該更有共鳴。

舞作分三幕，情節演進與歌劇相似。不過，維亞剔除原故事的旁枝，僅保留與四位主人公相關的情節主幹，爲的是架構排布更緊湊。

十年後再演，從動作編排到布景服飾，維亞都沒有過多改動。「這其實是好事。」她說，「因爲這作品經受住了時間考驗，活了下來」。

不同的，只有舞者。今次演杜蘭朵公主的，是吳菲菲和葉飛飛；魏巍和李嘉博演卡拉富王子；至於柳兒，維亞交給劉苗苗和李茗來扮。首席舞者金瑤因舞伴張堯扭傷脖子不能上場，所以今次演主角的，是新面孔。

吳菲菲和葉飛飛風格不同，魏巍和李嘉博情緒表達也不同，但維亞都欣賞。「我想鼓勵這些年輕人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而不是單純模仿十年前舞者的詮釋」。

舞者互相啓發

因《杜蘭朵》專爲「港芭」設計，維亞與舞者溝通得很頻密，「並非一味告訴他們什麼該做什麼不該」，而是互動，互相啓發並幫扶。「我設計的動作是屬於他們的，」維亞說：「不屬於其他任何人。」

與編舞者依循「互動」模式合作的，還有今次的布景及服裝設計師比爾・海克（Bill Haycock）。維亞與海克早已熟識，多次合作，曾共同爲澳洲昆士蘭芭蕾舞團編排作品。今次《杜蘭朵》，他們延續一貫的現代風格，以極簡主義設計服飾，並在道具布景中加添中國元素。男舞者赤裸上身，女舞者着白裙，舞台一側一張巨型面具靜默着，任舞者在旁走走停停，不時以大跨步、托舉和拋接等炫技動作講一個愛與傷別的故事。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柳兒對王子的愛，從未說出口，卻因日日的等待，愈濃郁愈直指內心。卡拉富與杜蘭朵的愛，翻滾湧動，滿是澎湃激越的張力。

《杜蘭朵》故事裡，有關乎愛的宏大母題，也有纖細情緒勾描，觀衆看過，於是感動，於是心有戚戚焉。

「現在的我，更關注情感表達，希望觀衆能從中讀出自己的處境，自己的快樂和焦慮。」編了二十年舞的維亞說。

本月中演五場

十八歲那年，維亞開始編舞，處女作是根據莎士比亞戲劇中一段演講改編的舞蹈小品。兩年後，維亞脫下舞鞋專注編舞，因爲不想精力太分散。那時候的她，愛設計高難度動作，總想挑戰些突破些什麼。可如今，走得看得多了，與不同國家的舞團合作，她的風格變了，不那麼看重技巧了，變得溫和樸素了。「現在我不怎麼愛講《杜蘭朵》這樣的童話了，更願意透過舞作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境況。」

自由身編舞做了多年，背包旅行一個人的生活過了多年，如今的維亞有家有了孩子，想過穩定的生活了。她四年前從Maggi Sietsma那裡接過Expressions藝術總監一職，領了這個只有三男三女六名舞者的小舞團，跳現代舞，在澳洲巡演，也走出去，去到北京和首爾參與藝術節，與當地舞團合作。

維亞說，當她聽斯特拉汶斯基的《春之祭》時，背包旅行時，讀書看哥雅的畫時，她總能從音符裡，從街上，從畫布細密的紋理中，打撈出這樣那樣的靈感。「不過，我的大部分靈感得自舞者。」她說。不論動作幅度大到能將舞台空間「一口吃掉」的澳洲舞者，還是跳芭蕾的精細敏捷的中國姑娘。

香港芭蕾舞團與澳洲編舞家維亞合作的《杜蘭朵》，本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文化中心劇院演出五場。查詢可電二一〇五九七二四。

▲澳洲編舞家維亞十年後再度與「港芭」合作《杜蘭朵》 本報攝

▶飾演杜蘭朵公主的吳菲菲

◀舞台及演員服飾遵照極簡主義設計

希臘羅馬神話

陳天權

與你同遊

想認識西方文化特別是文學藝術，最好先讀讀希臘羅馬的神話。這些故事曾經爲不同時代的藝術家和作家提供創作題材，從錯綜複雜的情節中可知道神明也有七情六慾，亦有人類的正義和自私，而且經常干預凡間活動，與凡人的紛爭糾纏一起，令讀者產生共鳴。

最爲人熟悉的希臘神話主角是奧林匹斯諸神，另外還加上衆多原始神靈、巨人族「泰坦」與其後代、受人敬仰的英雄、居於山水林中的仙女，以及半人半獸的怪物等。羅馬人征服希臘後，繼承了希臘諸神的故事，只是將部分神靈改了名稱。在藝術表現上，較古希臘時代更爲生動。

在香港藝術館的「神禽異獸」展覽中，有一座羅馬時期（公元二世紀）的大理石棺，外表雕了神靈狂歡的婚禮場景，中央可見「酒神」巴庫斯及新婚妻子阿里阿德妮。兩旁還有山羊神潘恩、山杜爾（半人半馬）、薩堤爾（半人半羊），及小愛神丘比特等，人物互相緊貼，動作豐富多樣。當時的羅馬人雕造這座華麗石棺，是想將人間的美好生活延續至死後世界。

希臘羅馬藝術着重人物裸體之美，但到了中世紀時期，雕刻和繪畫變成爲基督教服務，個人情感不能宣泄，甚至需要貶抑。該座「坦蕩蕩」的石棺因此便收藏起來，直至文藝復興時期，人的思想逐漸解放，它才得以重見天日，對當時追尋古典文化的藝術家帶來許多啓發。

雕滿了羅馬神話人物的大理石棺

巴黎之悟

廖偉棠

雙遊記

霧鎖香港，窗外能見度僅十米，不遠處的機場也靜了下來，暫停了飛機升降。如此良辰，適合窩在床上讀書，我一口氣讀完了傑克・凱魯亞克的一部小說《巴黎之悟》。巴黎之悟其實是巴黎之霧，他說他在巴黎呆了十天，只吃了一頓飯，其餘時間都在喝酒，因此這部小說的語言如雲裡霧裡，越讀越醉。

當然凱魯亞克去巴黎不是爲了喝酒，他是去追查自己姓氏裡的法國根源——據說他是布列塔尼一個男爵的後裔。於是他買了張機票飛巴黎，去了幾次圖書館查資料，其他時間就是喝酒喝酒喝酒，然後帶醉飛回美國，尋根一事自然沒有任何結果——網路上最近謠傳的那個梁朝偉飛倫敦餵鴿子算什麼，這才是「雪夜訪戴」的精神：「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其實也是垮掉一代的注重當下、過程的精神。

這本書寫得行雲流水，完全是一首長詩，凱魯亞克的雨霧讓我想起二〇〇四年冬天剛到巴黎的我，曾在一個下雨的早晨向一個德國女孩用磕巴的英語口譯我新寫的詩。這首詩是關於另一個巴黎的浪遊詩人阿波利奈爾的，最後一段是：**「今天我也吟詠過巴黎的雨，讓它／咬過我的耳廓、我的頸。／我在聖日爾曼教堂後園與三十隻鴿子共坐，／雨中的阿波利奈爾不是我的情人。」**

有詩與相片爲證，原來我也有過異國看鴿子的時光，而且並不孤獨，有雨伴我。

咩與「meh」

軒轅伯

東寫西讀

近數星期以來，遇到好些對時事根本沒什麼興趣的人，他們都會異口同聲跟我說：「除了選舉的消息，媒體差異沒有任何其他新聞可供選擇呢！」確實，也有不少市民對不停的抹黑、顛倒是非、曖昧消息，感到十分厭倦。

而原來，西方國家的人民今年也對所謂民主選舉的抹黑手法感厭倦，最近不時提到一個跟「厭倦」相對應的新字：meh。

Meh是一個在二〇〇八年時被英國出版的「歌連士英語字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收入其字庫當中的新英文字，意思是：「人們感覺乏善可陳、又或是極爲沉悶時用來表達用語。」再簡單一點來解說，「meh」其實就是英語中另一個感嘆詞：「yeah」的相反之意。

最近外國報章則比較多用「meh」來形容美國共和黨的初選，說今回是一個「meh election」（沉悶選舉），皆因所有參選人所說的政綱基本上差不多。現時共和黨初選大熱參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更因此被人嘲笑爲「Meh Romney」。

美國著名作家羅森班（Ron Rosenbaum）解釋，由於互聯網上有太多刺激，所以現實世界所有事情都相對地變得沉悶。倫敦《Times雜誌》還將今年定爲「2012 Year of the Meh」（沉悶之年），因爲編輯估計各地政客由於不想出錯，所以什麼新政均不敢試。連今年舉辦二〇一二年倫敦奧運的英國人亦不看好，看來他們也預計奧運也不會有什麼驚喜。

有趣的是「meh」一詞又跟廣東話中「咩」這個字有異曲同工的使用效果，可透過改變語氣來表達不同意思。方法是記緊「meh」是「yeah」的相反。肯定時會說：「Yeah.」故不以爲然時就說：「Meh.」好奇時說：「Yeah?」因此感煩厭時可說「Meh?」興奮時說「Yeah!」而極沉悶時就說：「Meh!」

燒製難度高的珍品

李英豪

閒性閒情

喜歡鑑賞或蒐藏我國古瓷的同好者，皆知道元代燒製之「釉裡紅」和「青花釉裡紅」器極珍罕（尤其是後者），而且色調並非鮮艷悅目；若論觀賞性，當不及清初三朝官窰彩瓷和明代永樂及宣德時期青花瓷精品。不過，完整的元代「釉裡紅」或「青花釉裡紅」器，堪列爲「國寶級」，於我國瓷器發展史上，佔甚重要地位。例如**附圖**就是在河北省保定出土的元代「青花釉裡紅」雕花蓋罐，爲博物館藏品。紅色團花配青花料葉片，而上、下及蓋（有獸鈕）面紋飾亦燒青花，與「釉裡紅」互相輝映，諧協一體。這種「二合一」的燒法難度極高；因爲兩種釉料在燒成中所需氣氛並不一致。由於此一品種始於元代，初創階段，紅彩強還原焰要一次燒成，極難掌握恰當。其着色劑又不同於青花鈷料，而是氧化銅之銅紅料，易見暈散不純，甚至變灰或發黑。

最使筆者印象深刻者，是很久前在江西博物館所見「大元至元」（一三三八年）之「青花釉裡紅」四靈塔式蓋罐，乃一件有確切紀年之完整實物，爲研究元代景德鎮瓷器發展的瑰寶。

肝炎的分型和特點

思 健

醫學與養生

冬末春初是戊型肝炎感染的高峰期。戊型肝炎來勢洶洶，重症者不僅侵害肝臟，還可能發生肝昏迷、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等危及生命的併發症。

有戊型肝炎，也必定有甲、乙、丙、丁，甚至己、庚等其他型肝炎（西醫則用字母ABC等取代甲乙丙等），那麼肝炎是怎樣分型的，它們又各具何種特點呢？原來，上述肝炎的分型是按病原學中不同的病毒（HAV）分類的，即甲肝是由甲型肝炎病毒引起，戊肝是由戊型病毒感染的，到目前爲止，已確定和可疑爲病毒性肝炎的已達八種，常見的是前五種。患者當中，有可能一人同時感染有單型或多型的肝炎病毒。

甲肝是藉由人與人的接觸、飲食、糞便及其他接觸方式而傳染的；乙肝則藉由污染的針頭及針筒、吸血昆蟲及某些形式的性行爲而傳染；丙肝一般通過血液傳播，患者多有輸血、輸血製品史，起病隱匿，病情相對較輕；丁肝病毒是一種缺陷病毒，它必須在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存在的情況下，才可能感染人；戊肝和甲肝有許多相似之處，經消化道傳播，但平均案例較甲肝嚴重，易發生膽汁淤阻，使黃膽不能順利排出，病情恢復也比甲肝慢，孕婦特別是中晚期妊娠患罹戊肝往往後果嚴重。

在戊肝的高峰期，市民切記要忌食未經煮熟的動物內臟或貝類食物。

煉奶文化

吳 昊

人間百貨

上次提到大牌檔奶茶不可缺的是煉乳（港人愛稱爲「煉奶」），所以今次談煉奶文化。

將牛乳提煉濃縮加糖，裝成罐頭產品出售，乃一八五八年美國基爾波登公司首創，因商標繪有一頭鷹，港人就叫它「鷹嘜煉奶」。據隋元芬著《西洋器物傳入中國史話》，一八八一年罐頭已傳入廣州口岸，而其中以煉奶最受歡迎，不但成人愛吃，更有用來哺育嬰兒。香港既是英國殖民地，西洋產品更率先着陸，所以煉奶亦應很早在香港流傳，甚且很多商品先經香港然後北上。

可以這樣說，價廉物美的罐頭煉奶是陪着我輩成長，童年時每天早餐就是用滾水沖一杯煉奶，吃一片麵包，便上學去。有時嫌麵包太淡，又買不起牛油，就會用少許煉奶塗在麵包上，立刻吃得津津有味。還有，最流行的吃法，煮好的麥片粥（港人稱「麥皮」）加入煉奶，滋味甚佳。

那年代生活窮困，營養不良，普遍吃得很甜，因爲糖分可補充體力，所以好些勞動者總會掏兩羹匙的煉奶，當補品般放進嘴裡吞吃。而且雪櫃尚未普及，一罐開了的煉奶隨時擱置十多天也不會變壞，所以最受窮苦人家歡迎。至於大牌檔沖茶用煉奶，一來是投其所好，二來是減輕成本，竟意想不到開創了港式奶茶文化。

還有，煉奶比奶粉更早來華，母親乳汁不夠時，會用煉奶（沖溫水）哺嬰，或給孩子當營養飲品，結果有些小孩子長到三四歲時，已滿口爛牙了。